

追求

精华本



追 求 精 华 本

《追求》杂志社选编

编辑：追 求 杂 志 社

出版：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发行：《新书报》书刊发行社

(河南省郑州市大同路13号)

印刷：河南省开封县印刷厂

787×1092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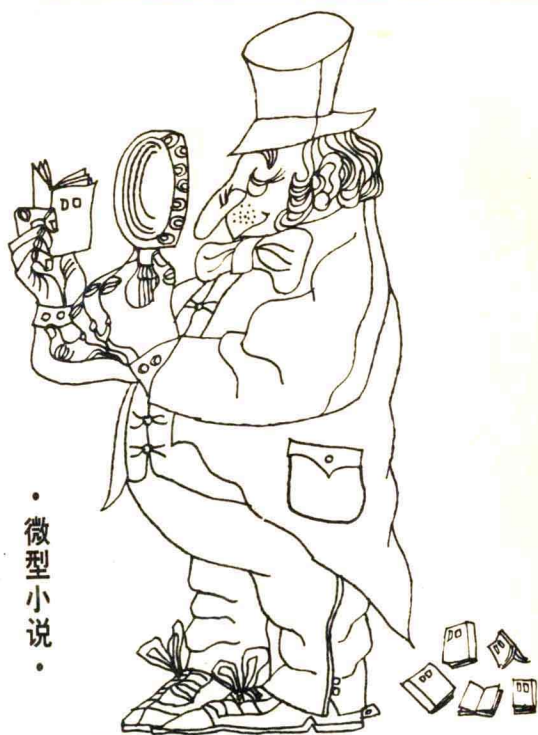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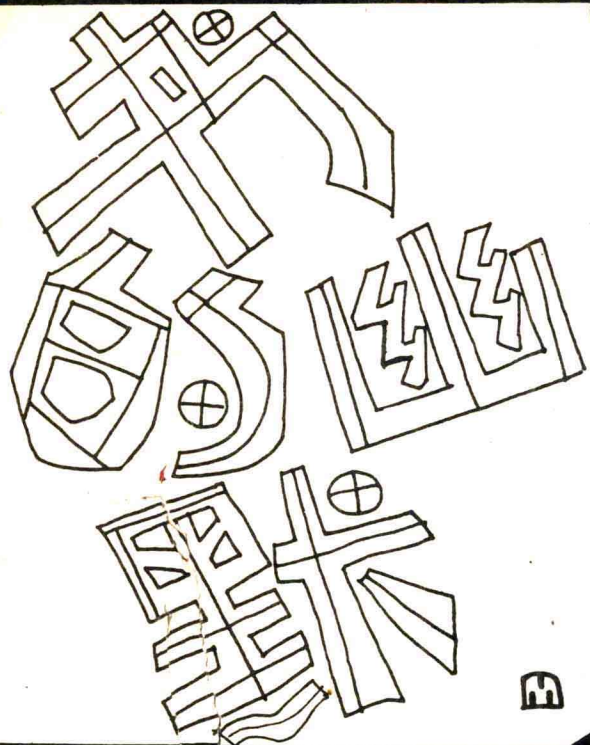
12印张 400千字

1988年河南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I S B N 7—5006—C155—

9 / Z . 8

定价：2.35元



• 微型小说 •



• 一分钟小说 •



• 长篇小说 •

目 录

社 会 广 角 镜

京都十万个体户.....	钟 声 (4)
摩托车, 北京街头的宠儿.....	霍钢 吴志实 (11)
来自邮票交易市场的报告.....	乔小乔 (17)
钟楼下, 警惕的眼睛.....	张东汉 张文杰 (23)
来自伊甸园的特别报告.....	韩 江 (27)
婚礼变奏曲——当代青年结婚问题的全方位思考.....	时 明 (30)
23辆皇冠牌轿车.....	盛新阳 徐荣法 (36)
形形色色的海关走私案.....	陈 泉 (40)
写在《红楼梦》拍摄的日子里.....	曲 兰 (43)
寻根记——一个评委的自述.....	梁秉堃 (46)
来自神学院的报告.....	刘立华 夏建国等 (50)

风 流 歌

外交部里的小字辈.....	杜卫东 (54)
金盾利剑之歌.....	李训舟 (58)
新时代的“红嫂”.....	应明阳 (65)
叶丹谜案侦破记.....	霍小雯 (76)
陈哲其人其事其词.....	杜卫东 (81)

人 生 之 光

囚车开往大西北.....	曲兰 华培明 肖涅 (85)
赴柬埔寨战地采访.....	叶国平 (89)
未婚“母亲”和她的孩子.....	王永强 (92)
跟野兽打交道的人们.....	霍 钢 (97)
复原死者生前面貌的人.....	侯秀芬 (101)
挂拍以后的韩健.....	刘宁荣 (103)
钓鱼台国宾馆里的年轻人.....	别林 宇莹 伟东 (106)
国魂.....	忻 闻 (110)
派往国外的未婚女人.....	陈 放 (112)

昨 天 一 页

首航日本万吨轮沉没前后.....	涵 流 (116)
追捕杀人魔王胡传魁.....	陈希天 (124)
北京解放后的第一起要案.....	尹育政 (127)

目 录

社会微型调查

对逃票者的现场采访纪实.....	汪国真 (130)
当代青年婚恋观念透视	解 琛 (133)
青年夫妻不孕症的社会调查.....	戴文妍 (135)
青年婚前性行为调查与分析	肖 涅 (138)
北京街头访情侣.....	冬 深 (140)
北京街头电话亭被毁目击记.....	孙 伟 (144)
女兵心中的男子汉.....	李建国 (146)

人生的弯路

一个女模特儿的沉沦	张建军 刘贵贤 晓毅 (148)
流浪女苦涩的咏叹调	李庆宇 史丽 (152)
X的悔.....	湘 霖 (155)
一个死囚的心理轨迹.....	李 健 (159)
红颜劫——一个年轻女囚的自述.....	田 力 (163)
“紫罗兰”的忏悔.....	窦志先 (165)
姑娘，走出迷离的梦境	马未都 (168)

万家灯火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自我毁灭	肖 涅 (170)
外籍华人择偶记.....	石 开 (172)
老麦的老婆问题.....	赵 鹏 (175)
一个事业成功者的家庭悲剧.....	潘 旺 (176)
一个不能出走的“娜拉”.....	梁秉堃 (178)
她死了，她有错吗？.....	晓 湖 (183)
情感对话录.....	潘 燕 (185)
一个少女的遗书和日记	杨金路 (186)
她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	蒋元明 (191)

社会广角镜

|京|都|十|万|个|体|户|

钟 声

第一章 社会上又多了一个话题

北京，出现了一个新兴市场

一九八六年夏季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发出了这样一条报道：

多年来，首都一到晚上，就变得十分冷清，人们下班，街上的商店、饭馆也跟着下班，谁想下班后买点东西，晚上出来买点饭，那是很难的，

.....

北京，首都的夏夜竟是如此寂寞。

北京人的夜生活竟是如此的单调！

然而，近来我们也许都注意到了，在都市的另几个角落里，却出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景象。

在西单，当西边的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时候，个体户夜市便陆续开张了。下午六点刚过，个体户们就骑着三轮车从四面八方急匆匆地赶来了。顶多只用十分钟，一顶顶遮阳伞便象雨后突发的奇花，五颜六色地盛开了，一排排最流行的服装挂满了货架，新潮T恤衫、国际流行彩裤、巴拿马麻呢仔裤到巴黎三用皮包；从新颖凉鞋、香港洋娃娃到民间编的小狗，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小贩们个个时装模特，全都穿着最时髦、最合体的衣裤，有浓妆艳抹。

都说中老年服装难买，但穿起来又舒适又时髦的“服”却在夜市随处可见，一下子就抢走了国营中老年顾客。

初的傍晚，余热尚未散去，但夜市上早已是

人山人海。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也并不显得过分。下面是我们在西单夜市上采撷的几个镜头：

镜头一：一对年轻姑娘手擎几件黑色柔姿纱上衣，高声叫着：“出口转内销，就这几件了，快来买呀。”一位中年妇女驻足犹豫着，似乎很有点喜欢，她们立即说道：“您瞧我穿上怎么样？”姑娘是美丽的，也许，买主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于是，马上掏出了10元钱。贵吗？不，只要合适。

镜头二：一个外地人看上了一个小伙子摊上的西服裤。

“买多大的？”

“二尺三的腰。”

“这条，您穿了准保好看，交钱吧。”

“不，不太合适。”

“您别逗了，这样的裤子不合适什么合适？马路对过儿胡同口就是厕所，不信您去试试。”

“不，我不想买了。”

“嘿，您这人，我一遍遍地给您拿，我成什么了？不行，您非买了它不可。”

西单、东单头条，再加上东华门，三条个体夜市街，就象三条喧闹的龙，打破了北京夜晚的沉寂。忙碌了一天的市民们，吃过晚饭无处消遣。好吧，上夜市。市民们下班了，商店也下班了，想买点什么，得了，上夜市。夜市上东西贵点儿，那没辄，谁让别处买不到呢。难怪这里人山人海，难怪这里的成交率远远地超过了国营市场。然而拥有六百万人口的京城市区却仅有三个象样的夜市。虽然可怜，却给北京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利弊，人们众说纷纭

北京夜市上的个体户，不过是正式登记的个体户大军中的一个小分队。目前，北京正式登记的个体户有十三万多户。这支个体大军穿插在各种小型的手工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运输业、房屋修缮业等多种行业之中，他们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中设下了600多个集贸市场网点，摆开了三万多个摊位。

一个婴儿的诞生，总会有人品头论足。

执肯定态度者为个体经济的出现归纳了四大利处：

第一，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催化剂，同时，又使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第二，利用社会闲散私人资金扩大了劳动就业，填补了公有制经济的空缺。他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的安置费，却向国家交纳了巨额税金。

第三，个体户的营业时间长，服务态度有所改善，商品品种增加，他们的价格灵活，可根据市场要求自由浮动。为同国营经济竞争，往往采取薄利多销的方法。这样一方面方便了顾客，另一方面又刺激了国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个人的收入增加，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成为现实。

但也有人对此感到忧虑。他们说个体户的兴起，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起码也有以下四大弊病：

第一，个体户有一半以上的人偷税漏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产生了大量雇工现象。雇工，就意味着剥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破坏。

第三，个体户们收入过高，影响和损害了集体企业的巩固和发展，对全民企业的工人亦发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相当多的个体户法制观念淡薄，坑蒙拐骗现象严重。他们中有些人是靠关系起家，靠票子铺路，靠投机发财，他们的活动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迅速蔓延，使社会上的经济犯罪大大增加。

谁对？谁错呢？

第二章 点·线·面

大名气，小人物

他，裘冲，二十六岁，这位在北京个体户中小有

名气的人，从前却是个失足青年。

他从小便寄养到奶奶家。住在宣武区的一个大杂院里，邻居都是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市民，有拉洋车的，摆小摊的，当佣人的，但却真诚、热情、讲义气。大杂院的气氛熏陶着他。

裘冲长到六岁，又回到母亲家里，住在东城区，这里的居民大都是些有教养的人家，他们的谈吐使他感到陌生。

正是这两种社会环境、两种文化的冲突，使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勤劳、善良的奶奶是那么的贫穷，而那些冷漠的人却不必操劳，这是他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偷了……

一九八二年，他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他永远也忘不了在北京第一监狱里的日日夜夜。他发誓，出去后一定干出个人样儿来。

这样，他就选择了开个体饭馆的道路。

创业是艰难的，靠借来的一千元钱，靠借来的房子，靠每天一个人连夜骑自行车到通县去拉猪下水，也靠他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饭馆算是终于站住了脚，并越办越红火。今天，他已拥有了十多万元的资产，每月净收入在八百元以上，他“发”了。

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这个过去为偷一点东西而坐过大牢的人，现在有了钱肯定会成为守财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裘冲饭馆的墙上，挂着各种奖状，那是崇文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奖给他的。

去年初，在他的倡议下，有三十多个个体户联合成立了一个“挽救失足青少年基金会”，用他们的捐款为失足青少年买书籍，鼓励他们重新做人。他还从一九八四年六月起，把每月利润的5%捐献给北京市儿童福利基金会。

不料，钱多了，也会招来不少麻烦。随着他的财富的增加，亲戚朋友们也逐渐对他热情起来，他不记恨在他失意时所受到的冷淡，依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慷慨解囊。哥哥没有工作，他就把收入的一半拿去给他花。而当哥哥认为饭馆的经营要听他的时候，裘冲火了。他向哥哥喊道：“在经济上主权在我，没什么哥哥不哥哥的！”

他苦恼，他不平，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与哥哥的争执，实际上是一种新观念与旧观念的冲突。商品经济所带给人们的机会是均等的，只有彻底排除那种属于小农经济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家长制“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念，社会经济才能前进。

“资本主义尾巴”与“倒爷” 之间的等号问题

为了维护个体户应有的形象，走自己管理自己的路，也为维护个体户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派出所的倡导和组织下，去年，前门地区的个体户们，成立了一个个体治保会。

治保会的主任和委员们都是个体户们业余兼职，一无补贴报酬，二无工作时间。

他们为社会创造了福利，但作为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活生生的人，却有着人们所体会不到的苦恼。这是他们自己的呼声：

我们享受不到一般市民的待遇，我们按规定拿到的副食补贴是四元，比一般城市居民少三元五角，还有，同样是独生子女，我们一样响应的是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可却拿不到独生子女费。

还有，没有安定感，有好些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另寻出路了。

其实，这些事都能解决，国家可以从我们身上多征些税，然后把这笔钱用来解决个体户的劳保、福利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何乐而不为呢？

钱，是多了点儿，我们有摩托车，有高级音响设备，有人还有录相机，够现代化了吧，可老玩这些也没多大劲，我们赚了钱，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我们的消费才是，人家工厂有工会，机关有团委，组织看电影，开舞会，搞个春游、秋游什么的，都有个章法。我们就不成了，什么也没有，这叫有水无处流。难怪有人去赌博，去胡花。

前年我们提议个体户们联合起来，自筹资金建立一个个体户劳动大厦，这事儿多好呵，可竟让有关部门以“这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为由给否了。好象我们只知道挣了花，花了挣是的，我们就没有精神追求了？我们还想入团、入党呢。可是……唉！别提了！

还有偏见，当然生气了，可没法子呀，连电视里也管我们叫“倒爷”。不错，坑蒙拐骗之徒是有，可那大多是无照的非法摊贩干的，没有营业执照就不是个体户，不能把黑锅给所有个体户都背上。过去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却又成了“倒爷”了，这叫怎么说的！

第三章 人与人之间的怪圈效应

怪圈是一种奇妙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这种

怪圈效应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却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着，相即又相离，彼此却有着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伺候二伺候

某省歌舞团来京献艺。

台上，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姑娘正手持麦克风唱着一支流行歌曲。

台下，一群男青年放肆地拍手，跺脚，吹口哨，高声地狂叫：

“喂，小妞，你扭两下子给咱哥们儿瞅瞅！”

“大姐，我今儿晚就是冲您来的，采两招儿绝的让咱饱眼福啊！”

场内，顿时乌烟瘴气，一连串刺耳的杂音淹没了女歌手甜美的歌声。

其他观众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这伙人的不文明行为，于是，吵起来了，这伙捣乱者被质问：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留着长发的小伙子把胸脯拍得嘭嘭作响，“怎么着？老子白天伺候了一天人，现在该有人来伺候老子了。我他妈今晚花了一块二、就是想买个伺候。”

有些观众想起来了，可不，白天正是这伙人在剧院前的街面上摆摊叫卖，甚至在演出开始前十分钟，他们中还有人在剧院门口一边卖着瓜子、花生、煮鸡蛋，一边还兼做着“倒黑票”的生意。

这些个体户是够气人的，可在社会上，他们又处处受着别人的气，当他们在商店里购货的时候，免不了要看售货员的白眼；当他们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又会遭到售票员的训斥；就这样，你气我，我气他。谁都不想去伺候别人，谁又都想让别人来伺候自己。

既然被人瞧不起，那就捞足了算

您看，这怪圈又转回来了，钱再多，也不被人正眼相看，许许多多的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死了心赚钱吧。

这是荒唐的理论，只有被扭曲的大脑才想得出来。

某大医院门前，有六个卖香蕉的摊车，摊主们订下了“条约”：一律卖一块三一斤。谁也不许降价，否则，便群起而攻之，可对于收入微薄而又处处需要掏钱的市民们来说，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因此，问津者寥寥。

一日，一个买主走到一个靠边的摊车前，说是需要让生病的老母亲享享口福，非要一块钱一斤，共买五斤，眼看着就要烂掉的香蕉，摊主心想，本来是八毛钱买进来的，就是一块钱卖了，也还有赚头。一横心，成交。不料钱还没接到手，就挨了旁边摊上的“大哥”一记耳光。说着，哥儿几个便围上前来一顿臭骂，买主一看这架势，算了，走罢，说不定一会儿自己的脸上也要挨耳光子，那就太不上算了。看着买主的背影，那位“大哥”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要赚一块儿赚，要赔一块儿赔，谁他妈敢破坏规矩，就砸烂他的摊子！”

遗憾的是，在这种“荣辱与共”的关系中，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那就是旧行会式的宗法观念。

结果，饭馆被罚了款，还被责令停业整顿，可当工商人员刚一出门，经理便嘟囔开了：“真他妈的倒霉，人家好多饭馆都这么干的，我要是老老实实的，不就亏了吗？”

然而,谁又能把这些个体户们从怪圈中拉出来呢。

为富必不仁，为仁必不富。

在这个多彩的群体里，一种遵纪守法、奋发向上的群体意识正在树立，然而，有一些自私自利，唯钱是图的自我意识也在恶性膨胀，败坏着整个群体的声誉。这些害群之马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整个群体形象的树立，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发财机会。

五毒俱全。有强买强卖的，有缺斤少两的，有掺杂使假的，有哄抬物价的，有用行贿手段套购紧俏商品的，甚至还有吃、喝、嫖、赌的……”

千个体户到底能干多久？国家发展个体的政策会不会变卦？就算国家政策不变的话，将来干个体的多起来，国营企业又改革了，会不会挣钱不如现在容易了？这些问题个体户们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有些人忧虑重重，有些人却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趁共产党还没明白过来，先捞一把，见好就收。

许老太太的儿子今晚上要请客，这不，一大早，老太太就在早市上了，她看中了摊子上的两毛八一个的松花蛋，老太太心里琢磨着，这跟国营市场的差不多，可个儿又大又饱满。正犹豫间，一个中年汉子便热情地吆喝着：“老太太，您买点松花蛋吧！我进货是湖北的皮蛋王，包您色、香、味都足，不信您瞧瞧，这泥包的有多严实。”看看老太太态度还不够坚决，小贩又赶忙说：“要是不好，您找我来。我还能跑那儿去？”这一番话使许老太太收回了不信任的眼光，满意地买了十个蛋走了。

到了晚上，儿子一下班，客人也跟来了，老太太便忙着做起菜来。她拿起一个蛋，好容易剥开了外面裹着的泥，可里面包的东西竟使她目瞪口呆，原来里面包的是土豆。赶忙再剥开另外几个，全是圆圆的土豆，哪有松花蛋的影呢？老太太急了，忙让儿子去找那卖“蛋”的，儿子骑上车跑到自由市场一看，连卖“蛋”人的影子也没有了。

这些卖“蛋”的小贩们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发觉了，他早已逃之夭夭。这就叫做“一锤子买卖”。

一个工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自行车胎被扎了个洞，碰巧前面有个个体修车铺，他便推去请修车的人给补一补。修车人瞥了一眼车子说：“先放在这儿，过四十分钟再来。”等他转了一圈回来后，车已补好，修车人漫不经心地说：“一块五。”“这太贵了？”工人大惑不解。修车人见状解释到：“你胎上有三个洞，每个五毛，正好一块五。”

三个洞，怎么会有三个洞？可修车人把车外剥了下来，果真有三块补丁。“不对！”工人

也不信在骑车中一个钉子会扎三个眼儿，就气愤地自己动手，将补丁全剥了下来，补丁下果然露出了一个大而不规则的眼儿，两个小而整齐的眼。显然这两个是刚扎的。就这样，两人吵了半天，无奈，也没有结果，工人只好气愤地抬着车子走了。

有人问，修车人这么干，不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吗？是呀，象那位工人那样上过一回当的人，肯定是不再来这儿修车了，可过路的人们中间，会有多少人能知道这有个会多扎眼儿的修车铺呢？这同样也是“一锤子买卖吗”？

面条事件

前门地区有家个体饭馆，专营水饺、面条、炒饭、火烧等快餐，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整天的饭馆在盘点时，发现还有一盆煮面没有卖出去，可冰箱里又放不下，只好放在不通风的走廊里。

第二天早上一看，面条变得又粘又绿，上面浮着一层黑色的霉斑，闻一闻，酸味扑鼻。可经理却不着急，心想，车到山前必有路。

时近中午，店里来了七个刚刚干完活的青年装卸工，小伙子们饥渴交加，一坐下来就叫了五斤凉面。这下那盆面条可派上用场了，不会白扔了，只见经理赶忙吩咐伙计把面条用自来水冲了几遍，又多多地放进了些辣椒粉、香油。一闻，还是有点酸味，就再放点熏醋、葱花、五香粉。这样，凉面看上去有红有绿，吃起来还真有点味道。

凉面端上桌来，装卸工们顾不上细看，便呼呼啦啦地吃了下去，这味道又辣又冲，小伙子们还觉得挺过瘾，便对伙计说了几句好听的，有说有笑地走了。

下午，装卸工们继续干活，干着干着，一个小伙子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体力不支，他赶紧跑到公共厕所，谁知一厕便止不住了，下腹似刀绞一般。好不容易，小伙子吃力地走出了厕所，只觉得天旋地转，又蹲在墙根呕吐起来。不一会儿，只见又一个同伴也满头大汗地朝厕所跑来。接着，又是一个……

不言而喻，你说个体饭馆的经理有多损呢！

美人计

W和F是一对青年夫妇，他俩在京城某个繁华下了家“夫妻饭馆”。开始，票子大把大把地挣，日子过得挺红火。

过了不多久，这家餐馆便因缺斤少两经常掺假，情况差而受到管这片儿的工商局的一个小伙子的

处罚。

小两口不思改过，却认为是工商人员跟自己有意过不去，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夫妻俩在床头合计了一夜，横下一条心，非狠狠整整工商局那小子不可。

从此以后，每当F见到那位工商局的小伙子，便问寒问暖，异常地热情起来，言语中充满着体贴与温馨，在她那双少妇美丽的凤眼中时常闪露出灼人的光芒，似乎尽是渴求与诉说。

鱼儿果然上钩了。

这天晚上，小伙子应姑娘之邀来到了那家小店，为了防备W在家，小伙子还特地穿上了工商人员的制服，以便谎称是来检查工作的。

一进门，只见F正独自一人在等着他，望着那双美丽的凤眼，听着那娇柔的声音，小伙子感到了一种诱人的冲动，他吻了她，而她也报以甜蜜的回吻……

突然，门被猛地撞开了，闯进来的是F的丈夫。身后还跟着五、六个彪形大汉。这以后的戏读者自然可想而知了。

事后，工商局的同志们简直气炸了肺，可……唉！谁叫他们年轻的同事那么意志薄弱呢！他们觉得，虽说这样的人在工商队伍中只有极个别的，可真给他们丢脸。但对于设下这圈套的那一对个体户夫妻，人们又将如何看待呢？

一位民警的话

这帮个体户是有钱。摩托车，花一万元买个旧的也不在乎，想玩照相机了，买一套摄影设备，抬手就是几千块，有钱是有钱，可就用不在正道上。

有几个个体户，平时关系不错，大家挣了钱，就轮流请客大吃大喝，什么“老莫”、“翠华楼”、“丰泽园”、“全聚德”，都吃了个遍，时间一长，也不觉得没什么意思。想找点刺激，就开始赌博。其中一个一夜之间竟输掉了七百块钱。现在个体户中赌博的、看黄色录像的还真不少呢。

不能不叫人遗憾，在这些人中间，还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经营思想。他们不明白“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只有信誉，才是他们的生存之本。

不能不使人惋惜，中国几千年来“商贾为末”的观念在个体户们的头脑中也存留下了厚厚的积淀，他们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信赖，缺乏自信，仅仅是想赶紧乘机捞一把。

他们不爱别人，也没有自爱。

这，也许就是“无商不奸”的偏见至今还有市场的根源吧。遵纪守法，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体户提出的要求，要想达到这一点，需要实施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看来，加强对个体经济的引导和管理工作，是当务之急。

第五章 发展与管理的辩证法：这是门学问

发展城乡个体工商业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方针，这是不会变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林中

十三万个个体户，他们正在京都的舞台上演出着一部雄壮的话剧。然而，是话剧，就绝不会只有轻松的情节，社会需要这出戏，个体户们也企盼着一位高明的导演——完善的管理制度。

婆婆多，包袱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人说个体户象小媳妇，头顶上“婆婆”多。从工商、市容、街道、税务一直到公安、计量、卫生防疫不管谁使个眼色，也会使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而这几个“婆婆”偏偏各行其事，没有一个统一配合，谁不满意就可以收走个体户们的营业执照。这种状态，怎能不使个体户们叫苦不迭，又怎能不使各个管理部门的人员感到头痛呢？

对于这些，前门工商行政管理所的副所长邵静同志很有感触，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已经干了多年的工商，可她却觉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按照她的说法，个体户们的经营越发展，管理就越吃力，个体户们一天到晚忙在外边，连叫他们开会都不愿意来。他们对政策和法律也学一点，但都是断章取义地学，专拣对自己有利的看。有些人本身就是管理人员的家属和亲戚，还大有特权思想呢。

再说，那么多家管着，动不动就拿走人家的执照。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嫌摊位太晒，便挪到了树荫底下，可市容部门的一来，就把她的执照没收了，老太太找了几次也没有解决，多日不能经营，她来找工商所，可邵静也没办法，执照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是不给，她有什么办法！

还有一个卖西瓜的个体户，是从监狱里出来保外就医的，他嫌给他安排的地点不好，就跑到街口去叫卖。这样，好不容易办来的执照被交通队收走了，

可他一点不在乎，仍旧无照经营。工商所的人要罚他款，他也不交，还把眼一瞪：“反正没饭吃，你们看着办吧。”他们要求公安部门与他们一道采取强制措施，可公安部门的人却说，非打出血来，公安才出面呢，这样的事不管。

个体户的成份那么复杂，据统计，搞不法经营的，大多是那些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监视居住和解除劳教的人员。这四种人按规定本应回原单位，可原单位不愿意要，便推到了社会上。这些失过足的人，大多数在重新做人，可仍有的恶习不改，这就加重了对个体户进行管理的负担。

对个体户管理的部门虽多，但专职的管理人员却很少，有些还素质很差。他们一见个体户就发火，恨不能把个体户们全都取缔了，而个体户一见到他们，也象见了瘟神似地远远地躲开，情绪对立着，还谈什么管理与服从管理呢？

人们只是注意个体户搭售劣质商品，可是批发部门却在卖给个体户一箱啤酒时另搭一箱积压罐头，卖给一箱“大重九”也给搭两箱过期的“飞马”，这能怪个体户吗？修钟表的个体户为顾客换个表芯，要买八块五一个议价，而在营业时按规定只能收八块三，为顾客换个电视机显像管也只能买零售的，这样连修理费都赚不回来，而税务部门却照收百分之三的营业税，政策上的不合理，是不是个体户在经营中搞不正之风的因素之一呢？

不能说这位副所长的叹气没有道理，难啊！

管理部门工作被动，无所适从，个体户们也顾虑重重，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增长受挫

当个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时候，全国的个体户却一下子减少了三十六万户。北京个体户的数量虽未减少，但增加的也不多，出现了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减速现象。

这是为什么？

据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国家对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是坚决的，但有时也会“局部地区有阵雨”。

——银行对个体户的条件严格了，繁多了起来；对个体户的舆论宣传也取个体营业执照也比以前更加困难。

——费用繁多，使个体户们难以交国家规定的税金和管理费外，还

纳多种费用。有些个体户被强行摊派的费用多达几十种。每种少则三、五元，多则几十元，甚至几百元。

——经营条件差，有些从事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个体户因技术力量薄弱，产品质量不高，销路不畅而停业，也有些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个体户因进货困难，原料不足，经营场地得不到保证和搭配风盛行而停业。

——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现在个体工商业已发展得差不多了，必须赶忙刹车，因此，出现了在整顿不法个体户的同时，打击面过宽，借机整掉了一批正常经营的个体户。

然而，北京的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交通难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因此，首都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这些困难，必须按照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在发展国营、集体经济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个体经济。

发展、前进，这才是主调

尽管个体工商业的前进道路存在许多曲折，尽管个体户们的命运并不那么顺利，但个体经济的发展绝不会后退。

人们欣喜地看到，北京从前落后的第三产业，正随着个体经济的兴起而蓬勃发展，那星罗棋布的个体经营网点，已占全社会经营网点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市的服务业已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态势，从衣食住一直到特殊需要，个体户们给每一个都市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据预测，“七五”期间，京城同全国其他城镇一样，需要安排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国营企业将会有更多的剩余职工需要重新安排。另外，市郊将会有相当

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将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向其他行业转移，这无疑会对城区的劳动力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个体经营的发展将会在安排劳动就业方面显示出不可比拟的优势。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京都个体户的发展呈现出了这样的态势。

——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业有所发展，集中表现在饮食业、运输业、修理业的大发展。

——固定的摊、店、厂增多，经营场所愈来愈稳定。

——分布面更加广泛，从过去大多集中于市区而向市郊发展。现在，不少偏僻地区和街头巷尾都设立了个体摊店，并出现了活动个体户。

——经营的领域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从过去的单靠手艺或体力型向现在的高智力型、信息型过渡。科技开发、咨询服务、书法、字画、美术装璜、外文翻译等个体户也应运而生。

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个体户了。

个体户的命运已融入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大趋势之中。

对个体经济是管理还是管制？

如何能使参与管理的各部门协调一致，从而达到管理工作的制度化、专业化？

如何满足个体户入党、入团的愿望和开展业余文化活动的需要？

如何对个体户们进行法制教育及端正经营思想和作风的教育，从而使对他们的管理经常化？

如何加强对个体户们进行经营上的指导和引导？

总之，如何使他们健康地发展？

社会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开动你们的脑筋吧！

(上接16页)

乘汽车人用油的11倍。一辆摩托车最多解决两个人的交通问题，除去它实用，方便，快速之外，无论在安

还是经济上都是不合算的。
日某大报刊登记者报道。他担忧、呼吁45万辆摩托车的联合体“从去年九月1日，使产品大量积压”。北京市停止核准谁还去商店买摩托车？记者来信说：有量在世界上是很低的……为了满足需要……迫切需要解决影响摩托车销

售的若干问题。”应该说这个“低”，已经使我们的公路交通吃不消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使摩托车成为更大的“灾害”，而是如何想办法控制它的发展。

硕大中国并非没有摩托车工业的容身之地，编者按提示得好：“扩大产品出口”，不失为上策。这并不是说把“包袱”扔给人家。其实我们自己不是花钱买过一个大“包袱”来吗？

摩托车仍在我们身边飞驰，希望它不会成为社会的“灾星”，也希望更多的人由此而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摩托车，北京街头的宠儿

霍 钢 吴志实

摩托车，这个青年人视为珍宝的尤物。这个北京街头的宠儿。那红的、蓝的、黑的、银灰的、莹黄的色彩，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驰骋飞动，编织成美丽的虹线，编织着人们美好的梦，也编织了一幅现代化生活的图景，为北京带来了盎然的生气。但是，由于摩托车的出现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辐射到了生活的几乎每个角落。……

“交通战争”中的炮弹

现代化的标志——时间和速度。

摩托车这种方便、快速、实用的交通工具，打破了北京人自行车——公共汽车的传统代步模式。当私人小轿车尚不能迅速普及的今天，能有一辆摩托车代步也已经是很机动化了。

党的富民政策的实施，使人民的存款数额在膨胀，买辆摩托车，对一些人来说已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于是，日本产的“本田”、“铃木”、“川崎”、“雅马哈”；捷克产的“佳瓦”；民主德国产的“伊发”；苏联产的“伊日”；国产的“幸福”、“嘉陵·本田”、“重庆·雅马哈”，台湾省产的“神鹰”……好似一夜之间就降临了北京的街道。从1983年以来，北京每年以数万辆的速度增长。我们在街上看到的两轮摩托车的最大数字，已达到城区带“31”字头的“568××”号。这还不算不能进入三环路内的北京郊区带“61”字头的摩托车。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北京城区私人摩托车已达3万3千辆。可是，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摩托车发展却急剧减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通，承受不住摩托车的骚扰。台湾、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国家，在七十年代末都对摩托车的发展采取了控制措施。

对于交通问题和交通事故，人们听得多了也见得多了。可谁会把它比喻为“战争”？然而美国人就这么说了，而且说得明白无误——“交通战争”。

既是“战争”就要死人，如果把在交通事故中丧

命的人视为“牺牲者”，那么对于美国人的危言耸听就不必惊慌不已了。事实明摆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6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3600万人；

自汽车问世一百年来，全世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约3100万！

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对此毫不讳言，他们说：“交通事故轻者受伤、重者致残或是死亡，这怎么不是‘战争’呢？这要比战争更可怕。因为战争不是天天发生，而交通事故每天也避免不了。”

对于他们的焦虑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北京市人口已达960万，外地在京长期“暂住”人口为64万，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为120万，他们工作、生活、交际……都要靠北京的道路来输送，这就造成更加严重的交通问题。再加上570万辆自行车，38万辆机动车这样一支庞大的钢铁运输兵团拥挤在北京建国以来道路仅延长1.7倍，拓宽1.4倍的超负荷的路面上，给北京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区的97条主要街道，有74条在高峰时间达到超饱和状态，在平常时间，90%的路口出现堵塞。汽车走不动，走走停停，自行车如潮水，一浪撵一浪，一辆车倒下，前后带一串，就象“多米诺”骨牌。活跃的摩托车最见优越，前窜后突，见缝就钻……

“照目前的发展速度，1990年北京的机动车将突破60万辆，到那时，北京市的交通危机恐怕是避免不了了：道路全都堵塞，人没处行，车走不动、没处停……整个城市陷入瘫痪。”说到这里，交通管理局宣传处的石锦华处长苦笑一笑，又说：“陈希同市长也下决心了，他说：‘咱们就是没钱置衣服，穿破的也要搞交通基本建设’。”

工作人员送进来一份简报，石处长看完后皱起眉头。这是最新一组摩托车交通事故——东直门某公司董事长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出28米，死亡。

东瀛河一农民驾驶摩托车试车，在东大桥把一行人撞出18米，死亡。

丰台区一对姐妹驾驶新买的摩托车兜风，撞墙翻车，双双死亡。

房山二中某教师，驾摩托车带老婆、孩子，三人无一幸免于难。

西城马尾沟路上，车倒人翻……

电报大楼前，一辆摩托车与汽车相撞，驾驶员当场昏迷不省，倒地的摩托车下一片汽油和乌黑的机油……

事实上，摩托车的大量发展，不仅没能缓解城市交通的紧张，反而使交通秩序更加混乱，交通事故更加严重。

“发展摩托车，我们有些失策……”石处长说。

但是交通管理部门管不了轻工业部、外贸部，摩托车生产了、进口了，不能不给上牌照，但在血的事实面前，交通管理局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在北京市长的支持下于1985年3月1日和1986年8月15日两次郑重宣布：不再核发城区带“31”字头的两轮私人摩托车牌照了。

让我们理解和支持这一决定吧。北京仅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其带血的数字是：

1984年事故发生360起，死25人，伤367人；

1985年事故发生462起，死61人，伤409人；

1986年1—8月份，已经死141人。

几年来，因摩托车事故而死亡人数翻番增长，如果拿“交通战争”作喻，那么风驰电掣般往来的摩托车就象是这场“战争”中的“炮弹”！

摩托车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它轻便、快捷适合于城市远途交通代步，但它需要宽敞的路面，需要驾驶员熟练的驾驶技术……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或强差人意时，它就不那么使人满意了。

首先，摩托车的不安全因素多，稳定性差。和自行车一样，它的转弯主要靠驾驶员人体重心转移，使车身倾斜，而速度一般比汽车还要快，这就无限地膨胀了自行车不足。多数摩托车驾驶员热衷于开快车，其狭窄的路面上强行超越其他机动车辆，它们穿梭于车的人讲，有些摩托车的速度，以自己的灵活、快速自豪……据玩“飘”的感觉，使人驾驶不稳，这大难不死之后的体验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恐怕是不会假的。长时间高速行驶摩托车由于震动强烈，往往使人双手有麻木之感，双手扶把如未能抓牢，有时可能因前轮搓上一颗路面

上的石子，车子会斜飞出去。交通管理局有道统计，摩托车交通事故中83.2%是驾驶人员和后座上的人“自身伤亡”。

其次，影响公共秩序。在北京道路的机动车行驾路线上（不论是单道、双道或三车道），都没有摩托车的专驶路线。基于目前的路面条件，“交通规则”中只给了摩托车在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右侧行驶（宽约一米）的路线。但许多摩托车驾驶员任性在机动车左右行驶、超车。尤其是从左侧超车，往往和对面迎来的车辆相撞，事例已有不少。

北京两轮摩托车多数是私人的，车主绝大多数是青年，摩托车不仅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成为他们兜风、扬威的现代化“玩具”。他们花上134元培训费，在老山摩托车练车场学上15个半天就开车上路了。其驾驶素质本来就不一定高却在大街小巷乱窜猛闯，既给行人造成安全上的威胁，也骚扰着居民的休息。

再次，摩托车的噪音和排气污染是它另一大弊端。城市最大的噪音源要数汽车、摩托车。现代化城市几十万上百万的汽车，每过一辆噪音就高达82—92分贝。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人的神经细胞就会受损，听力减退，如果噪音达到100—120分贝，人将无法忍受甚至疯狂。噪音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摩托车虽小，却在“刽子手”的行列中充当着主角。

前门东大街路边有一架大型的“大气质量”监测显示器，我们在这架仪器前细心地监测，记录了各种型号的小轿车、面包车、汽油发动机的大客车（以110路汽车为主）、柴油发动机的大型通道式公共汽车（以44路、9路、48路汽车为主）及两轮摩托车的“噪音级”数字（每类车取20辆的数字的平均值）：小轿车62.5分贝，面包车65分贝，汽油发动机客车72.5分贝，柴油发动机客车81分贝，两轮摩托车78分贝。（该路白天不准行驶卡车，一般情况下卡车的噪音可能近似于柴油发动机客车）。特别是我们国产的摩托车的噪音和排气（有的国产车烧混合油）污染，比一辆汽车还厉害。

摩托车发展上的宏观失控，其弊端已经被决策者认识到了。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无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摩托车的厌恶有句顺口溜：“要是不想活，就去骑摩托；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从这偏激之词的反面可以看出人们对摩托车的大量发展确实持否定态度。1985年国务院59号文件提出在大城市要严格控制摩托车的发展，这是明智之举。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中也明确规定限制摩托车的发展。

展，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在决策、计划方面的科学性。北京市停止核发城区带“31”字头的摩托车牌照，就是对此作出的相应行动。在数量上名列前茅的北京摩托车算是控制住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现有的城区三万多辆私人摩托车。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想买车的人不再去商业部门了，而是都奔了摩托车交易市场，因为只要你肯出大价钱，就能从那里买到各种类型的而且已上了牌照的摩托车。

小六子的摩托“经”

摩托车交易市场，北京东西郊各有一处。朝阳区劲松附近的那一处规模较小；最具规模最气派也最热闹的是丰台区六里桥摩托车交易市场，把西三环的路口，毗邻着八一电影制片厂。

六里桥摩托车交易市场占地一平方公里，有个周长600米的试车道，宽20米，水泥砖铺地，很象个样子。市场分两部分：钢架大棚居中，可容纳近千辆摩托车，其排列整齐象个展销大厅似的；大棚的北边是一片空场，其面积是大棚的两三倍，更多的摩托车横七竖八地停放在这里，车的主人仨一群俩一伙相互交谈，讨价问价。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交通管理处分别在这里设立了管理所。据工商局的同志说，平日这里聚集着几百人，几百辆车，每逢星期日高峰时，来这里交易的人有三四千，一千多辆摩托车，人山人海，繁荣非常。城区几万辆摩托车的主人，几乎都光顾过这里，他们或在这儿打听行情，或在这里倒换摩托车。

家住菜市口的“小六子”，近八个月，来交易市场不下二十次，先后在这里换了九辆摩托车，最短的一次买来只骑过10天，又在这里骑了出去换了另一辆。“小六子”今年24岁，从事个体服装买卖，近日又在美术馆附近筹建了一处饭馆。两年来，他手中已有十几万元资金，玩玩摩托车，万八千元不过小事一桩。他需要到各处了解服装行情、时髦款式，订货取货，实际应酬，没有摩托车实在是不便当。他不是那种只顾埋头做生意拼命赚钱的主儿，他不摆将来做个“百万富翁”的架势，一味地苦度日月。他是有了钱就玩，钱来的快出去的也快，他觉得这才叫“生活”。玩摩托车、“蹬”舞厅，游山玩水当中了解了市场信息。京郊更不在话下。这都是摩托车给他带来的便利。

说起各种型号的摩托车，他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他玩过“本田—125”、“铃木—A100”。他说：“A100”不地道。噪音大，费油。‘AX100’

速度快、省油，也漂亮。‘底票’（指购车的原始价格发票）3162元或3750元两种，现在私价（指交易市场上的价格）5000元上下。‘31—45000’号前后的都是‘AX100’这种车。我在六里桥见过一辆‘本田—750’，‘底票’13000元私价18000元。”“小六子”现在骑的一辆“川崎—400”是1986年9月花11000元在六里桥买的。他说：这车真他妈快！别看一万多元，值了。什么“AX100”、“本田—125”没法比。“小六子”说，他亲眼得见一位家住官园附近的人骑了辆“本田—1300”，这肯定是全北京市最大型号的一辆摩托车，准是从“外边”带进来的。“小六子”羡慕极了，推算其价格和一辆皇冠轿车差不多。他估计了一下车长，大约有二米五，他说：“人骑在上面，跟马戏团的猴子骑山羊似的。”底票是4700元，上了牌照就变成7500元，“雅马哈—125”他还算了一笔账：“本田—125”7400元；“AX100”底票是3162元，上了牌子5000元上下，“增值”63%。摩托车这玩意儿跟别的货不一样，没有进委托商店的，只要有牌照，推到交易市场就是一两千、两三千的利。

“小六子”骑着摩托车满处“打游击”，那他那点汽油够用吗？一个摩托车驾驶员上路要备齐五种“本子”：驾驶证、行驶证、油本、缴纳保险费的凭据（每年35元）、养路费凭据（每年32元），油本，每个季度配给42公升油，平均每月14公升。一公升汽油0.65元，公价议价油每公升0.85元，私价油每公升1元左右。对“小六子”来说，14公升油够干嘛使的，还不够他去远郊钩一次鱼！他直言不讳地说：“玩摩托车的有几个买油？不用公家油还算玩车（原话如此）？玩摩托车的人，有的本身就是汽车司机，有的人的亲戚朋友是司机，反正他们的油都有来路。”说到这里，“小六子”嘿嘿一笑：“你别看我有点儿钱，说实话，我也是靠别人供油。请一顿饭，朋友交上了，油也来了，不然玩一趟几百公里，全靠掏自己腰包买高价油，我也不是‘冤大头’！”他也不否认实在不好向人家开口要油的时候，也去加油站加点油或买点高价油，但似乎觉得亏得慌！

“小六子”毕竟还是规矩的，在玩摩托车的生涯中，他除了超速行驶，被警察罚过4元的款（交通管理局规定摩托车在市内行驶最高速不得超过50迈，“小六子”那次开到120迈）。摩托车驾驶人员，年领到4张“违章”小票，违章一次被撕去一张，就把“小六子”们给治了，什么‘玩’摩托呀！”

最让“小六子”恨的是偷摩托车零件的人。他就曾丢过大灯、反光镜、油箱盖锁、偏盖（某些牌型的摩托车驾驶座位下遮挡电瓶的护盖），因为这些卸着容易。往往骑摩托车的人，你偷我的，我也偷你的，恶性循环。“小六子”不干偷的事，可人家偷了他的。一个偏盖公价80元，商店无货，一些人便钻了空子。车没了偏盖虽不影响行驶，但严重地影响了美观，可从私人手里买，得150元上下。于是，我们常可在街上看到不少驾驶员用钢丝锁把电瓶及两侧的偏差锁起来，这种“景观”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见到。反光镜及电镀杆共一尺来长，也容易被拧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摩托车的左右两根反光镜及电镀杆被一根同样粗细的电镀杆横向焊接、固定起来，使之无法被拧转丢失。这成为日产摩托车在我国特殊待遇和特殊装备。一些专门从事偷零件贩卖的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以贩卖零件得到的不义之财，买辆上好的摩托车。公安机关对这种偷摩托车零件尤其是牌照的罪犯是严加处罚的，但由于摘掉这些零件非常容易、作案时间极短，在现场不易被抓获。对于丢零件的人只要没亲手抓住偷零件的人，在交易市场上见到自己丢的零件也只能认倒霉，没钱别想“赎”回来。

有一次“小六子”的“佳瓦”车的偏盖丢失了，其实他早在那偏盖的正面作了记号。在交易市场他发现了自己的偏盖拿在一个人手里。那人主动上前问要不要，“小六子”见是自己的偏盖也无奈，照样得问价。那人说：“‘一棵七’。‘打张’吧。”“小六子”只好递过去170元。交易市场有自己的“行话”：把十元钱叫“一张”，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墩”，一万元叫“一方”，交款、点钱叫“打张儿”。或用一种快速多变的指法打着“哑语”来讲价还价。

一个小伙子骑一辆“铃木—A X 100”来交易市场闲逛，遇见一位熟人刚聊了两分钟，一个戴白框墨镜的人问小伙子：“你的车钥匙两分钟前丢了，你还想回去吗？”小伙子忙回头看自己的车，果然车钥匙不见了。来人掏出一把钥匙：“‘打三张’吧。就算我给你捡回来的。”小伙子敢怒不敢言地递过去30元钱，开起车就跑了。

后座儿上的“摩托女郎”

北京市玩摩托车的有这么几种人，一种是“小六子”买卖的个体户，他们用赚来的钱玩车（这拥有摩托车人数的90%），另一类是靠

自己连攒带借买的，再一类就是象李飞这种靠“后台”“赞助”的人。

李飞今年24岁，家住某军队大院里，父亲是军级干部。李飞两年前的北京市一家公司工作，现在调到某报社当摄影记者。李飞买摩托车的钱是从他老子那里讨（音：夸吃）来的。北京人的摩托车除了在交易市场可以买到外，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购得的：各贸易公司和部分大商场；中国机电设备公司华北一级站（该处以前进口了一批旧车，后来也卖新车了，北京所有玩摩托车的人都知道“华北一级站”）；再就是出国人员带进来的。现在除了在交易市场高价买车之外，其它途径全被“堵死”了。

李飞最早的一辆车是在华北一级站买的“嘉陵·本田—70”2850元，加上上牌照、保险费、养路费、练车费、其它手续费和一个120元的头盔共花了3200多元。北京是全国唯一的要求摩托车驾驶人员骑车上路必戴头盔的城市。李飞买的是“飞翔”牌4型头盔。他钦佩飞翔头盔制造公司的总经理、25岁的刘翔。尽管国产的盾牌、皇冠牌头盔比“飞翔”便宜，尽管意大利M D S头盔、日本本田牌头盔比“飞翔”高级，他还是又买下了第二顶“飞翔”。这顶飞翔头盔便戴在了他车后座儿的那位“摩托女郎”的头上。

李飞换过三辆摩托车，“摩托女郎”也换了三位。与A女郎相识是在一次香山秋游之日。那天他一人去拍摄香山秋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宛若霞霓。他曾在《旅行家》杂志发表过照片，这次他想把“香山秋色”拍得不同凡响。事有凑巧，遇见了A女郎，李飞灵机一动，何不就此机会拍几张人头像，了却某杂志社美术编辑约稿，说不定还能发“封面”呢！于是他彬彬有礼上前相邀。A女郎见他手提头盔，知他有摩托车，就应允了……就这样，A女郎坐着李飞的摩托车回了城。

此后，李飞天天用摩托车接送姑娘上下班，节假日和几乎每个晚上带着她兜风、逛公园、逛商店……半年后，李飞急需钱买一架高级照相机，加上各种镜头要三四千元。为了事业，他卖掉了摩托车买了照相机。他本以为她会支持他，谁想，随着摩托车的离去，A女郎也和他“拜拜”了。

85年5月，出国进修的姐夫给李飞带回了一辆摩托车。可是北京市于85年3月开始停发了摩托车牌照，这辆车就在家闲搁着。几个月后，北京市考虑到出国人员不知道北京停发了牌照，带进来的摩托车不给上牌照也实在是制造了矛盾，于9月份又“解冻”了：凡9月27日以前带回国的车给上了牌照。李飞托了